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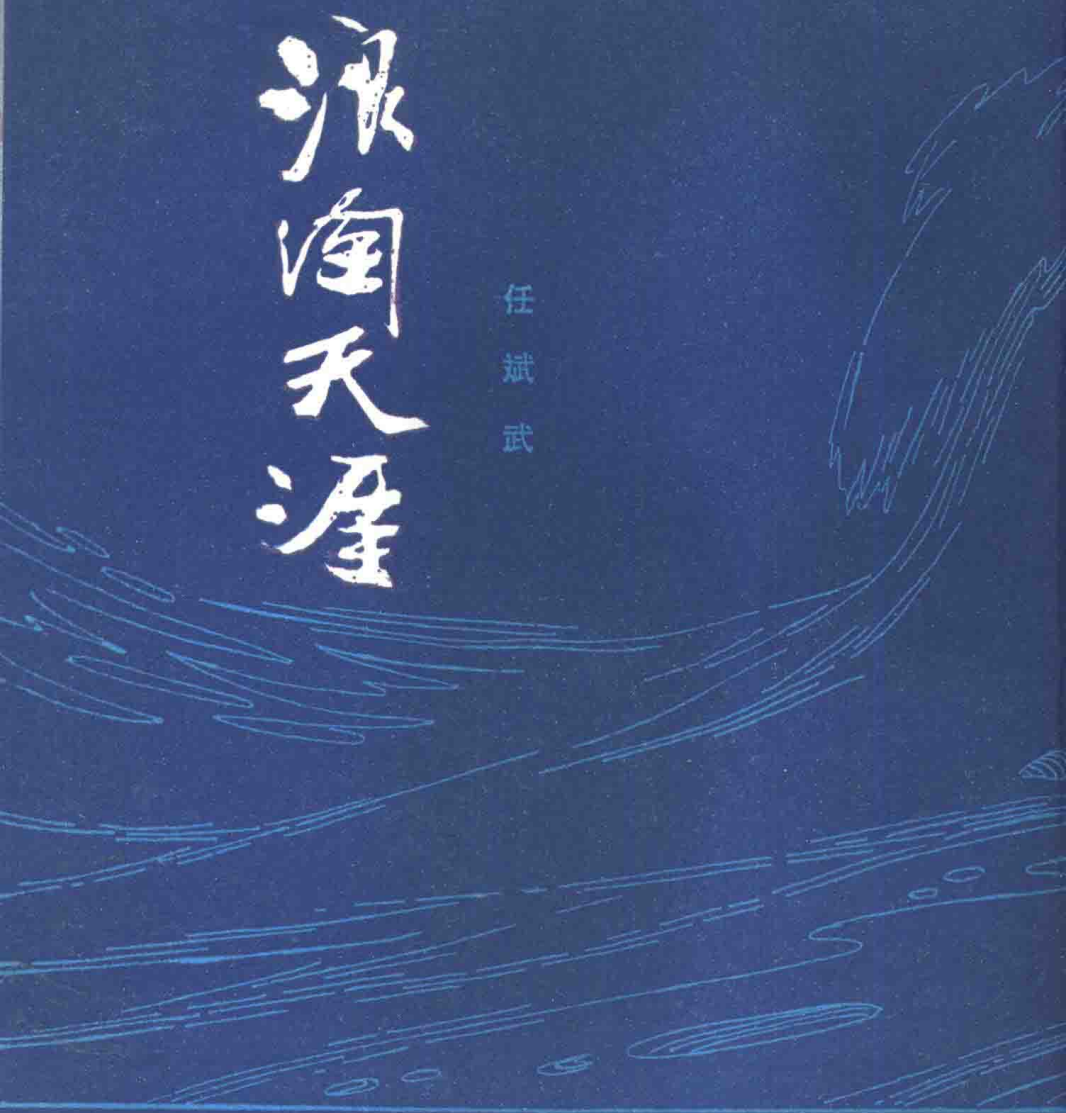
浪淘天涯

任斌武



浪淘天涯

任斌武



浪 淘 天 涯

任 斌 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京安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 $\frac{3}{4}$ ·插页2·字数 243,000

1984年2月第1版·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63,000

书号 10137·86 定价 1.10 元



作者近影

作 者 小 传

任斌武，山东省平度县古岷村人，1928年出生，1946年参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队员、文工团分队长、文化干事、新闻干事、副教导员、文化科副科长等职，现在南京部队政治部从事专业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江苏分会理事。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散文、特写和报告文学，其中短篇小说《开顶风船的角色》、《迎春曲》曾获全军优秀作品奖，《无声的浩歌》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出版过小说集《红山人》、《猎手的歌》和报告文学集《无声的浩歌》。

目 次

第一章

1. 江畔歌声…………… (1)
2. 沸腾的海湾…………… (14)
3. 挺进双龙港…………… (25)
4. 船…………… (36)

第二章

1. 虎门之夜…………… (44)
2. 横水洋上…………… (56)
3. 夜泊落雁沙…………… (63)
4. 孤礁历险…………… (77)
5. 漂海归来…………… (89)

第三章

1. 在胜利面前…………… (100)
2. 来时路(一)…………… (113)
3. 来时路(二)…………… (123)

第四章

1. 战士的情怀…………… (135)
2. 浪里来了摆渡人…………… (156)
3. 再探横水洋…………… (169)

4. 踏平万顷浪.....	(185)
第五章	
1. 特殊任务.....	(198)
2. 豹迹虎踪.....	(210)
3. 紧急行动.....	(218)
第六章	
1. 闯虎门.....	(232)
2. 伏兵黄鹤岭.....	(251)
3. 肝胆相照.....	(261)
第七章	
1. 啊, “三月雪”.....	(270)
2. 多情与“无情”.....	(281)
3. 教训.....	(290)
第八章	
1. 东风有意.....	(308)
2. 怒涛汹涌.....	(321)
3. 一往无前.....	(331)
4. 穿心的尖刀.....	(341)
第九章	
1. 棋高一着.....	(359)
2. 北峰岭上的勇士.....	(371)
3. 气壮山河.....	(384)
4. 大海的回声.....	(398)

第一章

1. 江畔歌声

涛声砰訇的东海之滨，狭长的梅山半岛的进口处，有一个叫做梅山口的地方。

这是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城市。一条发源于天目山脉的大江，不知从哪里分了个岔，一直延伸到这里，绕着梅山口兜了个弧形的弯儿，尔后直泻而下，横插进半岛深处峻峭嵯峨的群山中。

初秋的一个早晨，敌机又突然临空，怪叫着俯冲下来，顺着沿江的长街狂轰滥炸了一阵，又追着江面上的两条渔船扫射。敌机刚过去，炸弹的硝烟尚未散尽，碧水茫茫的江面上闪出一条小舢板。橹声有节奏地格笃格笃响着，小舢板逆流而上，径直往那小小的码头驶去。

一位身背驳壳枪的年轻军人，双手叉腰，伫立船头，不时转动着那双灵活的眼睛，朝大江上游和码头左右眺望。这人二十五六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那刚刚刮过的早生的

连鬓胡，还留着瓦青色的胡碴儿。一条宽大的皮带束在腰间，一副战场上缴获来的呢料绑腿紧绷绷地直打到膝盖以上。驳壳枪套里，包枪的红绸露出一角，象一绺流苏飘垂在身后。浑身上下扎裹得利利落落，洒洒脱脱，甚是威风。

小舢板的尾部，一个战士跨开双脚，不声不响，闷着头紧摇板橹，涔涔的汗水，顺着黧黑的脸膛直往下淌。脖颈里的风纪扣早已解开，不知是觉得闷热难耐，还是对这身刚穿上的军装还不习惯，他把上边的衣扣扯开一个，又扯开一个，才畅快地舒了口气，顺手扬起衣袖抹把汗，手里加了把劲儿。橹声格笃格笃响得更紧了。从神态上看得出，他俩定有什么急事。

现在是一九四九年的十月——用金色的大字书入中国革命史册的十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浴着红日的光辉，升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世界豪迈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是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历史地站起来了。

眼下，这座海滨城市同内陆的大小城镇一样，连日里沸沸腾腾，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中。锣鼓声，鞭炮声，歌声，欢呼声，几乎天天从白日响到深夜。尽管敌机几乎天天临空轰炸，扫射，并没有把谁吓倒。瞧，大清老早，敌机刚去，硝烟弥漫的长街上又是人潮一片了。

站在船头的年轻军人看着眼前的景象，心头也沸腾不已。是啊，胜利了，我们胜利了！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我们南征北伐，浴血奋战，为的不就是这

一天吗？真是睡梦里都笑醒了。昨晚得到消息，从小同他一起长大，又在一次战斗后同被评为战斗英雄的伙伴赵城，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今天就要从杭州那边转回部队了。他早就眼巴巴望着，急等着赵城回来。听说为了防空，车船都是夜里开，因此，昨晚向教导员打了个招呼，天麻麻亮就踏上小舢板，急急火火地接他来了。不巧，杭州的长途汽车没有来。他打听了一下，可能有班小客轮从钱塘江口绕过来，于是又拨转船头往码头奔去。

“副营长，你看，码头上空空的。”站在船尾上摇橹的战士，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喊道。

被叫做副营长的年轻军人叫展千里，是扬子江部队老四团一营的。听到喊声，他没吭气，只抬眼朝大江上游、码头左右眺望。

眼前，这座地处城郊的小码头，空无人影，只有一条废旧残破的木壳子渡轮，倾侧着倒在江滩上。江滩上稀稀落落长着几蓬芦苇荻花。小舢板抵近江滩，惊起一群野鸭子，扑扑楞楞飞了。展千里登上江堤，四下看了看，又抬头朝江面上望了一阵，心里有些失望。他沿堤走了一段，发现江堤拐弯处，一棵枝条飘垂的老柳树下，撑着一把黑色的太阳伞。那伞下的人许是听到了脚步声，把伞微微转动了一下。展千里清了清嗓门，问道：

“老乡，今天这里有船来过吗？”

太阳伞又动了一下，伞下显露出一张年轻女子的脸儿。这是一张白皙皙的鹅蛋脸，生得眉眼俏丽，姿色不凡，留着

齐耳根的短发，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蓝阴丹士林旗袍，身边还放着一个蓝布包裹。那女子回目一瞥，竟把展千里给怔住了。良久，他才回过神来，习惯地把围着颈项的白衬领往外提了提，又整了整紧束在腰间的皮带，拽拽前后的衣襟，轻轻咳嗽一声，然后彬彬有礼地问道：

“小姐，您知道，这里有从杭州方向开来的客轮吗？”

那女子只微微摇了摇头，尔后又转过身去，只把一只斜削的肩头露在伞外。展千里察觉，她脸罩愁云，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眼里好象还有两个泪痕般的光点。啊，这样一个漂亮女子，会有什么不幸呢？展千里不由怦然心动。

“小姐，你是在这里等什么入吧？”

“……”那女子瞟了他一眼，又背过脸去，躲开他的目光。

“你要回城里吗？要是没人接，待会就搭我们的船走吧。”展千里着意放低的话声里，流露出几分莫名其妙的温情。

那女子依然没出声，却被另一个人接过了话头：“哦，是展长官，展副营长呀，你有什么事吗？”

展千里悚然回身，见一位身穿灰条子长衫的中年男子站在身后，不觉脸膛子一阵热辣辣的。这人不知冷丁从哪里冒出来的，正满脸堆笑向他致意。细看，竟有些面熟。是在哪儿见过呢？

“副营长，兴许是忘罗？你们解放梅山口那天早晨，你带着队伍攻到江边上……”

“噢，你是潘老板？”

展千里想起来了。那是攻打梅山口那天清早，激烈的巷战刚刚结束，他带着一个连搜索残敌，来到梅江边。抬头一望，江上唯一的浮桥被敌人炸掉了。正着急呢，却见临江一幢楼房的门开了，走出来的就是这位潘老板。他满面春风地迎上来，问明因由，便吆喝人扛出好几捆棕绳，亲自指派着，协助战士们把漂散在江上的浮舟一条一条拖拢来，拿棕绳联结固定好。虽然耽搁了许多时间，但浮桥终于重新架起，部队顺利通过了。当时，展千里深为他慷慨勇为的支前行动所感动，握住他的手，说了好些感激的话。

“嗨，巧极啦！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你！”展千里喜形于色，握紧了潘老板的手。

“幸会，幸会，真是幸会！”潘老板欣然作色，“副营长来到江边，想必有什么急事？”

“我来接一个人，不知今天有没有从杭州那边……”

“这可就难说罗。现时又是轰炸，又是封锁，让国民党闹腾得什么也无法恢复正常，连我们做生意的都不得安生。往常是有那么一班客轮，可现在谁敢说呢？”

展千里朝树下那女子斜睨了一眼，问：“潘老板，你们是……”

“嘻，也算赶巧了，你接人，我送人。”潘老板苦笑着摇摇头，“喏，这位小姐，是我的内侄女儿。”

“要送她去哪里？”

“去江那边乡下，”潘老板深叹一声，“唉！不幸哪，说起

来都叫人伤心啊！”

展千里听他这样说，又看了看那女子。那只露在太阳伞外的肩头，竟一抖一抖地抽动起来，一只手还在抹眼泪。

“小姐怎么啦？”展千里语声里充满着关切。

“生不逢时啊！”潘老板摇了摇头，说，“也是她命运不济。常言道‘自古红颜多薄命’，女人长得标致也是灾难。偏又生就一副宁玉碎不瓦全的秉性，做人就更不容易了。刚躲过了国民党的那些蝇营狗苟之辈，和有权有势的风流浮浪子弟，保得一身清白，盼到了解放，可哪想到，她那个比她整整大十岁的表哥又纠缠上来。加上父母爱财，想攀高门，非逼她嫁给那表哥不可，闹得沸反盈天。逼极了，她几次要寻短见，都让我和她姑妈劝住了……”潘老板讲得颇为动情。他嗟叹一声，拿眼睛望望那女子，再看看展千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女人嘛，有什么法子呢？要是能寻得个好心肠的收纳了，让她终身有靠，我也就了了这件心事，再不用叫她东躲西藏了。”

那女子听了越发伤心，抽抽噎噎哭出声来。

潘老板絮絮叨叨的叙说伴着女子的啜泣，勾起了展千里的怜惜之情，使他想起一段《聊斋》故事：一只善良荏弱的狐狸，被人追赶之下，惶惶然钻进一个穷秀才的袍子底下。那好心的秀才救了它一条命。嗣后，它化作贤淑的美女，以身相报，作了他的爱妻……这样想着，展千里对那女子有了几分同情之心，不觉慨然说道：

“潘老板莫急。要是找不到船，待会我送这位小姐过江上路……”

“副营长，你看，上游有船来啦！”

江滩上撑船战士的呼喊，打断了展千里的思绪。一抬头，只见大江上游一条双篷双桅的大木船，高扬篷帆，顺着浩浩江流急驰而来。

“我的同志哥，我当你今天回不来了呢！”

“兵贵神速嘛。‘行军报告’都发出了，不按时行动行吗？”

“真没想到你会从这里冒出来。”

“不是挺好嘛！没误了赶路，还拜了个掌舵师傅，大江大海闯了闯，学了个半拉子水手，不是一举两得吗！”

“哈哈哈哈哈……”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

跟展千里嘻打溜哈啦呱着的这条汉子，就是刚让展千里接下船来的一连连长赵城。

展千里一手给他挎着打得方方正正的背包，一手提着一只装得胀鼓鼓的挎包，引他来到岸滩上。那撑船的战士早把小舢板撑到岸边，手扶橹柄打住桨，憨笑着迎候他们。赵城见这战士面生，长相也与众不同，高颧骨，厚嘴唇，眼窝凹陷，脸膛子黑得冒油。正打量着，只听展千里介绍道：

“不认识吧？他是刚来到你们连的新战士，台湾籍，叫个什么名来？哦，陆木拉。”

“噢，是台湾来的？好哇，咱们连天南地北都有，就缺个

台湾同志，这回可就全啦！”赵城说笑着踏上船，握住他一只粗黑的手，“到连队有多久了？”

“有两个月了吧，”展千里代他作了回答，“他现在是你们连唯一的‘水军教头’。”

赵城顺手帮他把风纪扣和胸前的两颗扣子一一扣好，又扯着衣角领口，给他把军衣拽整齐：

“我的眼力不会错，你在家准是个打鱼的。可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跟在海上打鱼不一样啦，衣着行动，都得有个当兵的样子。”

陆木拉望着连长，憨厚地笑着。

说话间，小舢板已经悠悠离岸。

刚遭敌机扫射过的江面，已复归平静，一只只渔船不时擦舷而过。忽然，一条疾驰如飞的小船牵住了展千里的视线。那船头上撑着把黑太阳伞，伞下坐的正是那位小姐。他打个愣怔，迎头问道：

“喂——你们不是过江吗？船怎么往那边开呀？”

“江流太急，得绕路走哇！”

展千里想再打问打问，可那小船已从旁边闪了过去。当两船相遇时，坐在船头的女子把太阳伞倏然仄起，露出脸来，那箭簇似的目光朝这边投射过来，恰好与赵城打了个照面。很快，那太阳伞又倏地侧了过去。转眼间，小船在浪里颠荡着，直向半岛深处驶去了。

就在这一闪影的光景，赵城似乎觉得那女子有些眼熟。也怪，说要过江，怎么又逆流而上呢？

“那船上是什么人？”

“谁知道，”展千里盯着远去的船影，心绪恍惚地回答说，“说是个什么小姐，刚才还哭了一场。”

“哭了一场？为什么？”

“不知道。”

两个人怀着不同的心思，瞪大了眼睛，盯着悠悠远去的小船。

船影消失了，小舢板已经驶出了不小的一段路。两个重逢的战友，脸对脸儿坐着，因为相互想问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所以很快就转换了话题，热热乎乎拉呱起来。

展千里拍拍装得鼓鼓囊囊的挎包，信口问道：“里头装着什么宝贝疙瘩？这样重。”

赵城含笑：“给你带来的礼物嘛。”

“是吗？”展千里十分高兴，“什么贵重礼物？”

“算不上贵重，不过你见了准高兴。”

展千里急忙把小挎包解开，往外兜底一倒，哪想到倒出来的全是些破破烂烂的旧书和杂七杂八的小唱本。他懵了：“嘿！你可真有闲工夫，跑到哪个旧书摊子上搜罗这些玩艺儿？”

“别小看这些玩艺儿，来之不易呢。”赵城说得挺认真，“你仔细看看再发言。”

展千里耐着性子，一本一本拣起来浏览着书皮儿。好家伙，全是些老古董：明朝总兵侯继高兴办水师的《操典》，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介绍戚继光“鸳鸯

阵”的兵书，颂扬明将郑成功率领先遣水师远渡重洋收复台湾的故事和唱本……展千里兴味索然：

“我又不摆旧书摊子，你可真有心思……”

“我这分心思不会白费，”赵城却是兴致盎然，“咱们不是接受渡海作战的任务了吗？我估计咱们营准定又是主攻。这个不比什么都金贵！”

“唔——你来得倒快！”展千里朝赵城脊梁骨上砸了一拳头，“你呀，还是那个样，满脑子冲冲打打！”

“这个老毛病怕改不了罗！”

两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赵城和展千里虽说同在微山湖上长大，一同在战争里淬火锤炼，却是气质不一，性情迥异。赵城耿直，醇厚，坦荡荡一副说干就干的爽快性子，撞破船头不转舵。他是这个营的老突击连长。部队开到东南沿海不久，他就进京参加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尔后又作为战斗英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一去就是两三个月。这期间，我各路野战部队向大西北进军，向大西南云贵川进军，向祖国最南方——两广进军的胜利消息连翩传进赵城的耳中。一个在战火硝烟里滚惯了的战士，眼睁睁看着人家打胜仗，看着全国的胜利形势迅速发展，怎能熬得住啊！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部队，想着自己的连队。当他回到兵团，听说部队已经接受渡海作战的任务后，就更耐不住性子了。正好兵团后勤拨给他们师的一条指挥船准备送往前线，他巴不得能有机会熟悉熟悉海上的水情，学点航海知识，于是就一路随